



古城如皋城周以水，双河环绕，小桥流水，比比皆是。钱家桥，就是东门内城河上的一座小桥。

据载，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知县胡昂浚治运盐河及西南秀水港支流，并由藕花池折而向北浚通至钱家桥，连接古运盐河，形成环绕县治的玉带河，即内城河。可见，钱家桥跨在玉带河上至少500年了。

它原为木板桥，明代邑人钱守谦捐修。清代后期，黄铺、黄骆改建为砖石桥。桥，长不过六七米，宽不足两米，几步间就可走过。可是，桥畔的流水人家，因为有了小桥，就有了定位——钱家桥东河岸、西河岸。

小时候，钱家桥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沿悠悠玉带河边南行，经玉带桥、迎春桥，过了跃进路，就到了小巧玲珑的钱家桥。错落的砖垛桥栏很别致，从垛口往外看，犹如取景框一样：民居依水而建，水的青色与青砖黛瓦的老宅融为一体，相看两不厌。

那时，如城亦城亦乡，钱家桥西河岸是如皋师范的菁菁校园，蜿蜒的钱家桥东河岸则半城半郭。桥东南，除了几排如师教工宿舍外，杂树蔚然成林，有柳树、钉刺槐、榆树、桑树、苦楝、水杉、青竹，等等。有喜鹊在高高的树梢上筑巢，成群的麻雀不时一哄而起。林间，野芳发而幽香，蜂飞燕舞，粉蝶弄花，可谓我们的“百草园”。后来，附近居民开荒，但菜地边留了桑树、枇杷树，紫红的桑葚、鹅黄的枇杷令我们雀跃不已。再往南，定慧寺的玉莲池风蒲猎猎。折向东，过了火箭桥，就走在乡

间的田野上。

流连最多的，莫过桥头。清澈的河水一眼望穿，鱼翔浅底。柳荫下，时有垂钓的，还有扳罾的。罾，是以两根竹子十字交叉绑在一起，上头系有麻绳，连接一根长竹竿，下方竹子系着方形渔网的四角。长竹竿往岸边一支，往网里撒点饵料，沉入水中。不一会儿，长竹竿一拉，水滋滋的罾网弹出水面，裹挟的河腥气中，鱼虾直跳银色的光。临渊羡鱼，倒不必退而结网。我们就在桥上，将竹篮系根绳子，内放饭团，添砖增重，沉潜水底。见水泡咕嘟，绳子一拉，水从篮底稀里哗啦流泻，那馋嘴的鱼儿便落“网”了。

那时，荤腥难沾，青菜豆腐乃当家小菜。东门唯一的一家豆腐店，因在钱家桥北，习称钱家桥豆腐店。豆腐店也兼作坊，进了门，总是湿漉漉的，溢着一股子豆渣味。当时豆腐还凭票供应，每天排队的络绎不绝。老豆腐都养在水里，轮到你了，“捞几块？”系着围裙的“豆腐西施”侧过身子，一捞，白汪汪的豆腐便入你的篮中。嫩豆腐，放屉子里，用纱布苦着，要多大，当场用刀现划。都说“卤水点豆腐”，而这里是石膏点的，因此，豆腐的原味特浓。记得家里寒天做冻豆腐，与黑塌菜同烧，别有滋味。

流年似水的日子波澜不惊，如静静的河水一样，但何尝不是静水流深。桥畔的蒋家老宅犹如邻家小院，但“光荣人家”引人崇敬——蒋家四兄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新四军。毕业于上海美专的蒋峻基传奇尤

多，相传他13岁那年，只身闯上海，时逢刘海粟大师主考，大师问他需要什么物，他回答：一碗水一张纸足矣。顷刻，一幅水墨画跃然纸上，大师含笑点头。蒋峻基回到如皋参加进步文艺团体“春泥社”，誉为“苏中四才子”之一，1939年投笔从戎。蒋家有“一门英烈”的匾额，上面附注：“秀兰女士其二弟、三弟、四弟及诸弟媳，先后都参加革命阵营，而二弟峻基更膺重要军职，但大弟厚基于解放战争中在苏北光荣牺牲，綜上事迹，可歌可泣。兹书崖略以表崇敬云尔。一九五一年春节。如皋城区拥优委员会谨识。”前些年，听世居桥畔的杨老师说，蒋秀兰后随二弟蒋峻基生活，晚年叶落归根，与大姐蒋瑞莲搭伙，将老宅捐献给了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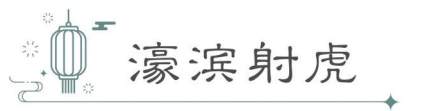
桥头，大门朝西的沙家，也与众不同。原在十字街开“建古斋”古玩店的沙建平老先生，个头不高，但双目炯炯，平日坐镇鱼市口如皋文物商店掌眼识宝；其长子沙正国与我父亲在如皋师范同事相契，彼此恬淡的心性相投，也走得近。我小时候，每年正月随大人过了钱家桥，拜望大伯之后，必来沙家拜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穿过疏影横斜的小天井，朝南的五间老屋不甚敞亮，但一进堂屋，墙上的古画道丽幽深不说，条案上的霁红天球瓶、五彩大瓷盘、青花大海碗等，温润秀丽，古色古香。据说，沙家是回民，难怪过年留饭，从不见大快朵颐的红烧肉。不过，沙老会做菜，犹记拿手的一道雪里蕻烧黄鱼汤，汤白如牛乳，浓稠不腻，鲜得不得了。今年春，妈妈

做雪里蕻烧小黄鱼，还提起是从沙家学来的呢。

只是，沙老从不闲谈油盐家常，聊的多是散散淡淡的东皋旧事。谈起父亲祖上自刻的《浸月楼印记》等失散，他慨叹之余，且道：说不定哪天重见天日。

书运真的浮沉浮载。到我工作了，忽然有一天，父亲告诉我，失落多年的《浸月楼印记》有下落啦，南通博物院从如皋征集到《浸月楼印记》一册，就来自沙老处，报载《南通日报》（1994年5月28日《南通日报》第四版，罗锦松文《东皋印人》）。由此，追忆《浸月楼印记》，“旧时月色，算几番照忆”。先祖介寿公，公遐之余，琴书自乐，学古游艺，交游甚广，与恩贡冒兆熊（晴石）、通州举人顾钧（泚衡）等交善。此外，通州榜眼王广荫（翰林院编修，后官兵部、工部尚书），通州进士沙思祖及邑人冒士宽、吴疆、邵泰来、范景燾等，为之作序、题词。继而，我有幸得见苑藏本。钤印的“丹心”“笔谏”“人则笃行，出则友贤”“心不乱其所在，目不见其所欲”“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以及铭刻的《春夜宴桃李园序》《陋室铭》等，先人意气让人感怀。

明月别枝惊鹊，古城的晚风里，我又走钱家桥，水静鸟鸣，小桥流水的韵味因曾经的印记愈发浓重。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九十一）

用非凡风度，赢八方真情
（二字江苏特色小镇）角直
作者:钱舜华 评析:邓健
位于苏州吴中区的用直小镇拥有2500多年的历史，与苏州古城同龄，是太湖流域水网交织的宝地，素有“五湖之斤”“六泽之冲”的美誉。其名“用”字的三横三竖一撇，既象征古镇水系布局，又暗含神兽“用瑞”守护的传说，赋予小镇神秘的文化图腾。这里河道如玉带环绕，72座半古桥形态各异，密度堪称“世界之最”，被茅以升誉为“中国桥梁历史博物馆”，展现了江南水乡的极致美学。

然谜面“用非凡风度，赢八方真情”是怎样与谜底“用直”相扣的呢？我们来看：谜面首句“用非凡风度”，此处运用字形拆解离合法，“用”字直接进入谜底，“非凡风”，“非”字作减损使用，不要的意思，即从“风”字中减去“凡”字，剩一撇（丿），将这一撇（丿）与“用”结合，组成“用”字。后一句“赢八方真情”，采用叫入叫出法，“赢”获得的意思，“方：才有”，即有“八”才有“真”字，那自然推导出“直”字。谜面前后两句分别巧妙组合出新字：谜面前半部拆出“用”，后半部拆出“直”，谜底“用直”应运而生。（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破窑里烧了好砖头

破窑里烧了好砖头：恶劣条件下产生优秀事物。
落汤的凤凰不如鸡：比喻落难的达官贵人境遇甚至不如普通人。
猪来穷，狗来富，猫儿来了开当铺：养猪会穷，养狗会富，养猫更是富得可以开当铺。

劈了竹子得到笋，拔了萝卜带出泥：人事关系复杂，处理一件事情可能会牵到另一件事情。

老先生写对子，一年不如一年：人老体衰，精力每况愈下。

五上六上没用，七上用功：南通话七和吃谐音。在别的事情上没用处，单在吃上下功夫。摘自数小平《南通方言考》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wyhap-py781@163.com



胡状元巧对乾隆联

□黄俊生

乾隆一听，频频颔首，龙心大悦。以名得大魁也好，巧对乾隆联也好，都是民间传说，可当真，亦当不得真。不过，胡长龄在官场上与谁亲近与谁疏远，是极为较真的。胡长龄中状元后，和坤有人招纳他，可老兄头硬硬的，佯佯不睬，弄得和坤十分恼火，把他晾在翰林院十年，直到和坤被嘉庆赐死，胡长龄才有了出头之日，先是外放山东担任学政，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署户部。

戴联奎做过胡长龄的老师，也是嘉庆、道光两位皇帝的帝师，若如此论辈，胡长龄跟嘉庆、道光还是同学呢。当然，胡长龄不会傻到跟皇上去称兄道弟，事实上，谁也不会在意他与皇上的这层同学关系，要不然， he 被和坤冷落时，穷得在家啃瓜皮，也没人来救济一把。坊间流传胡长龄朋友们看他日子过得太清苦，就在和坤做寿时，悄悄用乌贼鱼的墨汁，仿照胡长龄的笔迹写了一幅寿联，送给和坤，还解释说，由于胡长龄太穷，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可出门做客，不能亲自来贺寿，和坤老怀甚慰，这才让胡长龄去山东任学政。后来，和坤倒台，抄家时却没有发现胡长龄的寿联，原来乌贼鱼墨汁写字，时间一长，字迹就消失了。尽管这段子传得有鼻子有眼睛，也只能当相声段子听，或当幽默剧本看。

绿树映水覆为门，关山细雨几消魂。胡长龄虽官至礼部尚书，但一生清廉，身无长物，只留《胡三余堂存稿》和寺街几间老屋于世。当年修建状元府时，官府曾打算征用邻居宅地建园子，但胡长龄坚决不同意损及邻里，就局促地将宅子旁一块菜地略加整理，建成园子。

时隔数百年，这些老房子似乎依然在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乾隆四十年（1775），戴联奎背着行囊，脚步轻轻掠过青石板大街，走出如皋集贤里，进京去赴考，那一刻，他脑子里尽是人仕为官、光耀门楣的念头。他也没想到，他日后竟然成为清代前中期官位最高的汉人。戴联奎与胡长龄同为乡人（乾隆时期如皋已归通州管辖），有着相同的经历，一生都在刻苦求学的道路上跋涉，都不受和坤待见，和坤死后才得以翻身。在清代六部中，戴联奎出任过礼部、兵部尚书，以兵部尚书兼署吏、户、工部，政府的部门都轮着管理了个遍。虽然没当过管理公检法司的刑部尚书，但做过都察院左都御史，也算与司法沾点边。

清代中期，除了戴联奎外，如皋白蒲的沈岐、通州寺街的王广荫，都当过都察院左都御史。都察院是监察机构，类似于今天的纪检监察部门，都察院一把手左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大七卿”。王广荫、王广佑、王广福都是进士，王广荫是道光三年（1823）榜眼，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曾举荐和起用过林扬祖、林则徐等一大批国之肱股重臣，王家“一门三进士”的故事，成为清代南通城里的佳话，与宋代如皋集贤里王家“一门七进士”的荣耀互相辉映。

《南通传》连载 第十五章 钟灵毓秀：老街古巷光阴里的故事



日新河战斗的历史印迹

□陆汉洲

那次我走访建国内入党、出生于南阳镇日新河的黄志兰老人，无意之中牵出了少直乡地名的由来，我由此而获悉了发生于80多年前的那次日新河战斗。

关于那次日新河战斗，不同的版本给出了多个不同的时间注解。没有了具体的时间方向感，这就让我感到莫衷一是、无所适从。迷茫中不知如何下笔。

是的，少直乡的地名，是为纪念一位名叫王少直的英烈而来。但这个地方历史上曾是什么称呼，叫过什么名字？为什么要以命名地名的形式隆重纪念这位王少直烈士？又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以这位英烈的名字命名一个时为乡级政权的地名？为此，我开始查阅有关史料。找遍《启东县志》《启东市志》《启东市地名志》，却没找到满意的答案。

查阅纸质史志资料未果，我开始通过百度搜索。从而得知王少直牺牲于1944年的日新河战斗。1944年——年份倒是有了，但这次战斗具体发生于几月？时间、地点越具体，越能还原历史，我撰写纪实类作品总是这样要求自己。于是，我继续搜索，这时，却意外出现于1947年4月日新河战斗中牺牲的启东海东区游击营战士叶兴祥等英烈的名字。资料出处：启东市烈士陵园。据此，这个问号从诸多问号中被排除；王少直牺牲于日新河战斗，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所牺牲的地方，是最合理的注解。

但仍让我感到有点困惑：启东抗战时期颇有影响的日新河战斗，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应该是真实而严肃的，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变更修改，或者胡编乱写。

从时间上推算，1944年正值抗战时期。1945年8月15日12时整点，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体国民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因而，日新河战斗1947年4月一说，在基本常识和时间概念上均不能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度搜索的有关资料，不足为证。譬如，王少直出生于1917年，而百度上却说是1919年。

我“走出”百度，开始与负责编纂启东地方史志和党史资料的朋友联系；与退居二线和现任实职的朋友“两个频道”，同步沟通。于是，又出现了1943年12月28日深夜和次日深夜两个时间。前者，源自英烈传记的正式出版物；后者，为朋友十分负责地亲笔抄录的资料手稿。

日新河战斗已经过去太久，让那些老人在曲曲漫漫的记忆长路中去寻觅有些困难。历史的烟云在岁月的漂流中，由于浓度太过厚重，让史志专家学者在纷繁的故纸堆里，筛选、分析、研究、论证，寻找历史的真实印迹，亦非易事。

1943年12月28日深夜，为粉碎日伪军的所谓“分进合击”战术，我新四军东南警卫团二连由海东区游击营配合，奉命在启东富岗乡韩友伦、朱尚贤两家宅上，准备在日新河据点附近打伏击。时任海东区财粮分局主任王少直跟指挥伏击的团参谋长黄辉在一起。由于汉奸告密，我伏击部队遭到来自大闸口、海复镇、川港镇、利民镇、南阳村、曹家镇和日新河据点等九路日伪军的重重包围。我军兵分两路，从东宅沟由王少直等架起的“台桥”上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这一个血色的夜晚，王少直因身带巨款，在艰难突围中壮烈牺牲。1948年11月，经东南行署批准，王少直牺牲的地方——启东县富岗乡被命名为少直乡。

未曾想到，王少直也是全国六届、七届人大副委员长，曾任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叶飞所熟悉的英烈。1995年春，当我们尊敬的龚德老（枫亚）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三百万颗民族心》一书再版，请年逾八旬的叶飞作序时，他在序言中提起了一连串新四军英烈的名字，其中就提到了王少直。

一个在日新河对日作战中牺牲的王少直，让共和国开国上将牵挂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这是王少直烈士的光荣，也是当地人民的一种荣耀。



当百年瓦当睁开眼

□严丽雅

梅子黄时雨，檐溜在青瓦槽里走珠。祖父闭目歪在藤椅里，肖邦的夜曲裹着雨气氤氲。忽有水滴叩响檐角瓦当，“咚”地一声清越。“听这声儿”他并不睁眼，“是老通州瓦当上的猫儿头。”那蹲踞的陶兽沐着雨，圆睁的眼中似有活物流转。

街坊唤它“猫儿头”。这灵物踞在斑驳的土黄底色上，虎威里藏着猫的狡黠。它看糕团铺的炊烟爬上木棍，挡住滨河江海吹来的急雨狂风，檐下来往的货郎、稚童、絮语的老娘，面孔如流水般更迭。祖父粗糙的指肚抚过瓦当的裂痕：“旧匠人最懂，三分虎劲七分猫性，才是守护的本相。”上世纪七十年代牛棚里，油灯舔舐着他写乐评的纸。有窸窣声在梁上轻响。“是顺顺踏着阴阳瓦当巡夜来了。”他笔尖一顿，墨迹在“无西乐，不识中国味”处洩开涟漪。我总想象那猫的模样：脊背弓出瓦当上“猫容虎劲”的弧线，尾梢卷曲如老商号掌柜的檀木算珠。最妙是爪下踏着的半片石榴纹瓦，裂痕里藏着老街“多子多福”的烟火禅机。

岁归乡，雪粒子敲着新漆的商肆匾额。忽见三米高的落叶猫踞在街心，梧桐叶叠成的身躯上，“考研上岸”与“家人康健”的墨迹被雪水晕染。这倒像瓦当铭文投胎转世了。朔风卷起一张枫叶扑进怀里——原来是北京来的，背面小楷渍着水雾：“求万事顺意，灵猫引路归乡。”

养老院墙根处，我撞见一幅未干的涂鸦：仓鼠抱星酣眠于残壁。拐角老槐的树洞里，塞着蓝印花布纹样的松鼠。祖父的声音忽在耳畔响起：“通州匠人的玄机，尽在‘以残孕圆’四字里。”他当年修补祖宅漏雨的瓦当，偏要在新烧的兽面旁留一方旧石榴纹：“缺口是气眼，漏些光进来才好。”

月光漫过老宅屋檐时，兽面纹活了。它从屋脊溜下来，钻进孩童攥着香囊的梦——针脚细密的布袋上，石榴籽与蝶影若隐若现，渗入游子望乡的眼底，恍惚见古庙兽面化成的猫影锁在书案；最后蜷进老人摩挲日算珠的掌心，檀木圆珠在皱纹里滚动，似有商肆掌柜的吆喝隔世传来。

雪月初霁，我立于庭院。祖父补过的那方瓦当，积雪在石榴纹的裂痕处消融得最快，露出深赭色的陶胎，宛如大地睁开一道气眼。原来通州的魂魄，早被旧匠人烧铸在这残缺的圆满里——不求无暇，但教裂隙处也能漏下天光，生长出万般可能。